

艺术人类学译丛

艺术的进化

图案的生命史解析



艺术人类学译丛

J110.9
90

艺术的进化

图案的生命史解析

[英]阿尔弗雷德·C.哈登 著
阿嘎佐诗 译 王建民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的进化: 图案的生命史解析 / (英) 哈登著;
阿嘎佐诗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4
(艺术人类学译丛 / 王建民主编)

书名原文: Evolution in Art: As Illustrated by the Life-Histories
of Designs

ISBN 978-7-5633-9790-7

I. 艺… II. ①哈…②阿… III. 艺术史—研究—
世界 IV. J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45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艺术人类学译丛总序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艺术人类学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也有岑家梧等学者很早就进行过相关的研究。不过，作为一个明确的、有特色的分支学科的艺术人类学历史并不算长。近年来，艺术人类学时常在中国学界圈里圈外被人们提及。然而，究竟艺术人类学应当是什么模样，怎样去进行艺术人类学研究，却是许多接触这一概念的人说不太清楚的。我主张，在中国发展艺术人类学首先应当强调学科的规范性或者纯洁性，应当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

在中国语境里说到艺术人类学，目前来看大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人类学学科定位的“艺术人类学”，另一种是作为一些研究者有兴趣的共同的研究领域。这样的志同道合者（甚至也许并不要求真的“志同道合”）或者希望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艺术，或者艺术学、文艺学，也许只是某个特定的艺术领域。日前建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后一种想法的实践。理解不同，却不应该影响我们大家各自的学术研究。不过，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既然要称作“艺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t）就应当将艺术人类学界定在人类学框架之中，把它视为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进行分析解释的学科。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艺术人类学译丛”就是艺术人类学学科

建设的重要举措。研读以往各路名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果是学术起步时非常重要的基本训练，只有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了学术理论范式的发展和转换脉络，在学术发展上才可能更为扎实且有更强的后续能力，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功底”。

19世纪中期，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诞生之后，在最早的理论范式古典进化论指引之下，许多人类学家倾心于艺术发生学的研究，探讨艺术起源与进化。通过研究史前艺术和当时的“原始民族”艺术，对艺术的起源、发展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艺术巫术起源说、艺术的进化理论等理论。以后随着人类学范式的转换，强调文化研究的传播论、历史特殊论、认知研究、阐释主义人类学、后结构主义等流派和关心社会的功能学派、结构—功能理论、结构主义、互动论、过程论等流派相继兴起，人们用不同的观点来认识和分析艺术。在这套译丛中，我们将会注意收入不同理论范式主导下的艺术人类学著作，既关注新锐之作，又搜罗尚未得到介绍的经典作品，而不只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去选择。这些著作中，有些是学术观点对立的作品，甚至可能是学术论战对立的双方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人类学家对艺术的见解和研究路数。系统地研读这些著作可以更清晰地把握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这也正是我们这套译丛编译的初衷。我希望通过系统的翻译和介绍，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完整地展现给读者，让国内对这一行研究有兴趣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分享。

然而，总的来说，在科学范式占据人类学研究的主导地位的几十年中，艺术并没有被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之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人类学的反思，人类学家们注意到了对以往曾经严重忽视的感觉和身体的探索，在以往的人类学视野中，人们往往认为感觉与理性、身体与理念是相互对立的，而这样的



对立恰恰就是科学与艺术对立的写照。人们认识到，艺术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要阵地，而人类学本身也是对文化知识的生产，所以，应该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理解艺术和人类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艺术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关注的重要方面，许多著名人类学家都有艺术人类学方面的著作或重要论文发表。有鉴于此，我们开始在艺术人类学方面付诸更多的努力，这套译丛也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艺术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广义艺术的不同方面并没有给予同样多的注意。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所谓“艺术”（art）过去往往偏重于造型艺术，而对其他门类缺乏关照。艾伦·P·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曾经指出，在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中，对绘画、造型艺术、视觉艺术、音乐、口头文学等方面非常强调，而对于戏剧、建筑、舞蹈等方面则重视不够。近年来，随着人类学家对戏剧、景观、身体、情感等方面的关注，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学科在发展之初就应该注意在广义艺术各领域的平衡发展。

研究艺术人类学的著作往往会在运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超越学科和艺术门类的界限，采用艺术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相关观点，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研究中也都有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和特有的倾向。因此，我们在这套艺术人类学译丛中，将充分注意到所选择著作对艺术人类学的各方面的覆盖。我们将努力做到在这套译丛中，既关注艺术人类学概论性著作，也囊括各分支的分论；既收纳某一族群的艺术个案研究，也重视艺术家个人经历的生活史研究；既注意到图案、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方面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论著，也兼顾音乐、舞蹈等领域。

通过这套译丛的翻译出版，我们也能够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家建立起与国际学术界紧密联系的桥梁。除了那些早期著作之外，

我们都会恭请这套丛书中收录的著作原作者为中国读者撰写中文版序言。在这些序言中，他们不仅谈到了对中国读者的期待，有些还就其著作出版以来该书所涉及的领域或学术问题的最新发展进行了评述。我们的这种做法是想让大家更好地分享他们的思想，同时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学术发展，并期待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家和有志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生将来有更多的与他们进行直接交流的机会，从而推动艺术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国际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现在为这套译丛做出主要贡献的是一些有志于艺术人类学的青年学者，他们的理论水平和翻译能力尽管还达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相信这些努力将会有助于学科发展，也希望这套译丛和这些青年学者一样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下得到不断提高和改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在艺术图书的推介方面贡献良多，现在他们又大力支持“艺术人类学译丛”的出版，值译丛出版之际，我想全国的读者朋友都会和我一起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外同行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共同燃起艺术人类学发展的熊熊火焰。

王建民

2007年1月10日于北京魏公村



译序

《艺术的进化》是本百年老书，作者是阿尔弗雷德·C. 哈登 (Alfred C. Haddon 1855—1940)。如果说“艺术”二字还能吸引一批读者的话，看到“进化”二字，可能很多人又马上会把这本书放回书架，认为它已经远远过时，担心遭受时下各种“时髦”学说的嘲讽。其实，今天再重读这本经典颇有意义。《艺术的进化》可以说是艺术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也是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田野工作/民族志传统神秘起源之一¹。1898年，由哈登带领的剑桥托雷斯海峡探险队开系谱学研究方法的先河，摸索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技巧，为英国人类学学术研究领域及其范式的树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时拍摄的大量民族志短片也使他被誉为影视人类学 (Visual Anthropology) 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哈登具有多重研究身份——动物学家、海洋学家、人类学家等，也正是他的科学家身份赋予他一种“科学”式的艺术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艺术有两种类别：美学的和科学的。艺术的美学研究最好交给专门的艺术评论家，他追求的是一种物理学和生物学式的科学研究。²哈登的谦逊（自己不是一个职业的艺术评论家）在马奇看来，巧妙地回

1 Stocking, George W. Jr.,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Wisconsin,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

2 Haddon, Alfred C., *Evolution in Art: as Illustrated by the Life-Histories of Designs*, London: Walter Scott, Ltd., Paternoster Square, 1895, p. 306.

避免了从事艺术研究学者的批评，这些人通常认为不能使用科学方法研究艺术。¹但是马奇认为关于装饰和艺术的学问已经成为一种科学，和器官进化一样需要达尔文式的精确。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哈登利用科学的方法让我们看到，艺术主题的起源、发展、退化都遵循与生命机体同样的进化规则。哈登把“图案”区分成凝形和生物形态（biomorphs），后者还被进一步区分成植物形态（phyllomorphs）和动物形态（zoomorphs，其中包括人形变体）。此外，他还用物理形态（physicomorphs）来解释基于某个过程或现象的图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学学科以进化论为范式，达尔文的自然进化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提供了解释差异的新路径。进化论者以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为基础，根据大规模的断代历史资料，把人类社会按照高低等级排列，把西方文明放在最高点，位于低点的非西方被视为西方的过去和历史的残余。西方把自身和非西方划分开来，这种分类把非西方对于西方来说无法解释的神秘置于一种安全的类别当中。进化论者通常认为，人类心理是普遍一致的，经历的发展路线也是一致的，文化之间呈现的差异源于它们位于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在心理一致、路线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高低等级排序，更进一步地确立了西方的“先进”地位。而在艺术的研究中，则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视为艺术发展的最高峰，不同的非西方艺术则是这种艺术的雏形或者是拙劣形式。也正因如此，顾及“本是同根生”，研究者采用的是一种自认为“谦虚”的态度，心怀对高尚野蛮人的眷恋和对即将逝去的残余的不舍之情对非西方艺术加以研究。他们认为这些“初级”的艺术形式是理解西方艺术“复杂性”的可行性开端。

¹ March, Hy. Colley, (book review) "Evolution in Art: as Illustrated by the Life-Histories of Design", in Mind, New Series, Vol.5, No.18, 1896, pp. 261-265.



哈登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因为在比较解剖学和动物学领域的杰出研究，1880年他受聘于都柏林皇家科学学院，担任动物学教授。他的第一本专著是关于胚胎学研究的介绍性著作，于1887年出版。后来他还发表了许多海洋生物学的论文。1888年，哈登第一次前往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原本计划研究海洋生物学的哈登却被当地土著深深吸引，于是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人。1893年，他前往剑桥大学讲授体质人类学，并在1898年的托雷斯海峡探险归来后正式任教于剑桥。1909—1926年，他一直担任该校的民族学¹教授。

哈登提倡从生物学或自然史的角度研究图案艺术，将“蒙昧艺术 (savage art)”视为文明艺术的初始点。他认为西方的艺术太过复杂，因此对艺术的研究应该化约到它最简单的形式，也就是对“蒙昧艺术”的研究。不过他也承认，野蛮与文明的区分并不明确，将二者简单地区分开来只是为研究提供便利。他认为对“蒙昧艺术”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比较不同的落后人群的艺术，二是将关注点限制在特定区域和人群。他承认研究起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唯一可行的是研究最落后人群的艺术，了解过去。他把暗示 (suggestion) 和期望 (expectancy) 视为对图案艺术来说活动和静止的作用力，并试图证明一些艺术观念是由暗示和期盼塑造的，并且由审美、信息、财富、宗教引发的需要。和其他进化论者将文化发展历时性排列一样，他也将艺术发展分为起源、进化和衰落三个阶段。他认为人的装饰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性格，越完美的人拥有越优质的艺术，艺术的技巧依赖于他们对环境的顺应性。但是关于装饰艺术的民族志十分复杂，无法理解这些艺术的原因是还未搜集到充分的资料，所以

¹ 有关人类学学科分支及其名称的讨论，参见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他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他们的艺术，也不能将我们的感觉运用到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要尽量用他们的观点研究他们”，“从当地人的观点出发知识才能进步”。¹他反对理论归纳，认为最令人满意的方法即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让资料本身说话，研究者所需要进行的就是对此加以记录。由于没有形成特定的传统，序列的缺陷会造成意义含糊不清，因此，更明智的做法是等待更权威的信息资料，而不是对其进行理论归纳。²他十分重视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正确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恰当的材料。

在进化论的模式下，他强调找寻图案的起源及衍变过程，但他指出：

可能艺术进化的某些阶段是由较文明的人群经历过的艺术发展决定的。这些阶段是必然经历的，它们说明了人类的一致性。但是某个国家或地区达到的艺术水平或者是它的发展方向（不考虑发展阶段）都是具有民族特性的。³

哈登同时考虑到了一致性与民族特殊性，遗憾的是这和他提出的“从当地人的观点出发”这类灵光一现的说法一样，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只能等待后来人重新摸索。

哈登对英国人类学最大的贡献是参与组织托雷斯海峡探险。这次经历不仅是他个人学术上的收获，更是剑桥人类学甚至英国人类学成形的重要事件。1898年，在“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

1 Haddon, Alfred C., *Evolution in Art: as Illustrated by the Life-Histories of Designs*, London: Walter Scott, Ltd., Paternoster Square, 1895, p.10.

2 Haddon, Alfred C., *Evolution in Art: as Illustrated by the Life-Histories of Designs*, London: Walter Scott, Ltd., Paternoster Square, 1895, p.10.

3 Haddon, Alfred C., *Evolution in Art: as Illustrated by the Life-Histories of Designs*, London: Walter Scott, Ltd., Paternoster Square, 1895, pp.9-10.



险队”出发之时，英国人类学还在找寻自身的定位¹。这支队伍以哈登为首，目的是要进行一项空前广泛的人类学研究，包含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音乐学等方面的研究。托雷斯海峡之行是民族志调查的开端。1888年的第一次托雷斯海峡之行，让原本计划研究珊瑚礁的分类、结构、形成模式的哈登把目光转向对当地土著的人类学研究。而1898年的托雷斯海峡探险则成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而且这种人类学具有最广泛的意义。随行的还有里弗斯（William H. Rivers 1864—1922，当时他是一名试验心理学家和感官生理学家，日后成为英国传播论学派大师）、实验心理学家查尔斯·迈尔斯和威廉·麦道格（William McDougall）、体质人类学家和摄影家安东尼·维尔金（Anthony Wilkin）等。这次研究总共持续了7个月，跨越广大地区，在同一个地点停留的时间在3周到4个月之间。从语言方面来说，使用的是洋泾浜英语，大多数材料是二手资料，来源于传教士、游记、商人和其他欧洲人士的信函。对外公开的资料汇集成为《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队报告》（*The Reports of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he Torres Straits*），共六卷。此外，探险队的研究成果还可见于学术刊物、报章杂志、公众演讲、博物馆展览。哈登回到英国之后便立即出版了《猎头族：黑、白、棕》（*Head 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他们带回了大量的手工制品、成百张的田野照片、系列民族志短片和很多速写作品。

哈登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摸索和建立一个广义的田野人类学

1 Herle, Anita and Sandra Rouse eds., *Cambridge and the Torres Strait: Centenary Essays on the 1898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

学派。'从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到英国人类学会，经历了从搜集民俗资料（传教士）到把非专业人士搜集得来的资料归纳成理论，再到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哈登在剑桥接受的自然科学学科训练，使他非常看重田野调查。他提倡要让更多接受培训的“田野人类学家”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他提出要对特定的区域进行透彻的研究，要书写更集中、广泛、透彻的民族志。这次探险之旅为剑桥人类学及英国人类学摸索出一套基本的研究技巧、大致研究范式，影响深远。

应该如何看待对经典知识的一种“后现代”式的轻蔑？过去提出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能回答，反而是过去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还未提供答案之前就已经被忘却。难道知识是进化的？那么这种轻蔑不免落入了正为其“鄙视”的进化论套路。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抢救历史残余/文化残余的呼声？当发展的幻想无处不在的时候，有人以保护、推广原生态文化之名行“文化产业”之实；或是以民族为艺术疆界，以夸夸其谈的“批评”替代踏踏实实求证。这一切，或许不会比哈登时代更为“进步”，或许也是我们在时代的喧嚣中重读哈登的意义所在。

哈登的主要著作：

Head-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 London: Methuen & Co., 1901.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1898): Reports of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1 Haddon to G. Howes, 19 May 1901, HP Env. 3 CUL., quoted from Sandra Rouse, "Expedition and institution: A. C. Haddon and anthropology at Cambridge", in Herle, Anita and Sandra Rouse (eds.), *Cambridge and the Torres Strait: Centenary Essays on the 1898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50.



Straits,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01-1935.

The Study of Man, London: J. Murray;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08.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London: Watts & co., 1910.

Magic and Fetishism, London: A. Constable, 1906.

The Study of Man, London: J. Murray, 1898.

The Wanderings of Peo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Iban or Sea Dayak Fabrics and Their Pattern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Iban Fabrics in the with Laura E. Start,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6.

其中两本已有中译本：

《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Head-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吕一舟译，吕金录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人类学史》，廖泗友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阿嘎佐诗（译者）

2007年12月16日

前言

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曾为本书的筹备提供帮助的诸位友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能在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名字。我还有一项乐于承担的责任，那就是真挚地感谢在本研究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在所到之处受到的帮助。很多时候，当我走进一家英国或国外的博物馆时，里面的职员我一个也不认识。但当我讲明来意之后，他们立即为我提供各种工具，向我开放展柜，让我接触标本，提供各种便利，这些为我提供帮助的人通常不仅是博物馆馆长和助理们，还有博物馆的门卫和警员。我尤为欣慰的是，不仅一个陌生人被接纳为同仁，而且每个地方的博物馆官员都认为他们管辖的馆藏体现自身价值的最佳方式是为学生所用。

我可能要向许多作者致歉，因为我大量摘录了他们的作品。此举目的是为了证明已经有大批研究者运用与本文叙述的相同观点来理解装饰艺术这个主题。引用比起概括来说让人更贴近原作者，而且我自己喜欢志同道合的感觉。我们都在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遗憾的是素未谋面。

如果这本书让另一位学生进入这个重要且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将是我的莫大荣幸。我会永远都乐于与同行或期望成为同道中人的读者进行交流。

阿尔弗雷德·C. 哈登

插图清单

图 1：竹烟杆，实物 1/10，托雷斯海峡，作者按照大英博物馆标本绘制。

图 2：木梳手柄拓片，实物 1/2，托雷斯海峡，作者私人物品。

图 3：托雷斯海峡土著动物绘画，实物 1/4：

A. 海蜇；B. 海星；C. 双髻鲨；D. 两条鲨鱼和一只海龟；E. 雕鸮；F. 亚口鱼；G. 树蛙；H. 烟杆上的两条蛇，它们中间的洞是装烟的地方；I. 鳄鱼，有脚印；K. 啄米粒的食火鸡，有脚印，参见图 4；L. 海豚；M. 喷水的儒艮和波浪图案；N. 土狗；O. 人与一条类似鲭的大鱼。

A、B、G、H、L 都出现在烟杆上；C、E、I、K、M、N、O 在鼓上；D、F 在珍珠贝壳上。

A、B、H、I、L、N、O，大英博物馆藏；C、E、K，剑桥博物馆藏；G，牛津博物馆藏；D、F，柏林博物馆藏。

图 4：多戴的鼓，长 37.5 英寸，作者按剑桥博物馆标本绘制。

图 5：竹烟杆的部分装饰拓片，约来自弗莱河口，实物 1/3，利物浦博物馆藏，原物上的线条在浅色背景下呈深色。

图 6：托雷斯海峡的一套弓箭，作者搜集并绘制，剑桥博物馆藏，实物 1/3。

图 7：托雷斯海峡的蛇箭（参见图 6）。

图 8：弗莱河鼓装饰的单侧摹拓，罗马博物馆藏，实物 1/4。

图 9：布莱克伍德海角独木舟上部分雕刻图案的拓片，罗伯



特·布鲁斯绘制，1894，实物 1/6。

图 10-19：巴布亚湾木雕腰带拓片；实物 1/4；图 10，剑桥博物馆藏；图 11，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图 12，凯里马，柏林博物馆藏；图 13，大英博物馆藏；图 14，大英博物馆藏；图 15，托里毗（作者收藏）；图 16，柏林博物馆藏；图 17，Maiva，柏林博物馆藏；图 18，爱丁堡博物馆藏；图 19，伦敦传教士协会博物馆藏。

图 20，A 是莫图女子塔布塔的素描，W.Y. 特纳绘制（选自《人类学学会学报》，1878 年第 7 期，第 480 页图 4）；B 是后视图（这个女子的头发画法错误，应是卷曲型而不是波浪型）。

图 21：A 是凯里普努装饰石灰瓢的图案；B 是梅乌装饰烟杆的部分图案；C 是库佩尔烟杆上的图案细节，柏林博物馆藏；D-I 是烟杆上的图案；G 来自库佩尔（柏林），H、I 来自克亚里（柏林）。所有图案的比例不同。

图 22：烟杆的部分装饰，剑桥博物馆藏，实物 1/6。

图 23：带锯齿状图案的泥土罐，瓦里（台斯特岛）。

图 24：抹刀手柄侧部图案拓片，作者收藏，实物 1/3。

图 25：渔网浮漂两面拓片，实物 1/2。

图 26：木棍上部 2/3 图案拓片，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实物 1/3。

图 27-30：木棍部分装饰拓片；实物 1/3。图 27-28，来自当特尔卡斯托，爱丁堡博物馆藏；图 29 和 30，剑桥博物馆藏。

图 31：槟榔槌上端边缘图案拓片，剑桥博物馆藏，实物 1/3。

图 32：木碗边缘图案拓片，当特尔卡斯托群岛，实物 1/3。

图 33：海龟壳抹刀手柄拓片，路易斯安德群岛，大英博物馆藏，实物 1/2。

图 34：木棍侧部装饰拓片，实物 1/3。

图 35：抹刀手柄拓片；大英博物馆藏；实物 1/3。